通志堂経解

112
1411
192

門 12
箱
卷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洛誥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洛誥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
朝至于洛師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予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召誥洛誥二篇皆作於營洛邑之際然當其營洛邑也蓋周公之意將歸政於成王故召公因諸侯庶殷之咸在告王以天命之無常歷年之不可必惟一視商周之民無輕重於其間而敬德以化之則可以此小民而受天永命蓋以成王當聽政之初安危治亂之所自始不可以不謹此則召誥之所陳也而洛誥之所陳者則周公將歸政於成王而洛邑既成王將歸鎬京乃留公於洛以鎮撫商民故周公之歸政成王之留公於洛其相與問荅之言備載於此而周公之意則亦欲一視商周之人如召公之意也此二篇辭雖不同而其意相爲

終始焉左氏之作傳以釋經有先經以始事者有後經以終義者召誥洛誥之篇是後經以終義之類也者召公之相宅既而卜之既而經營之既而攻其位既而周公達觀之既而周公用書以命之既而庶殷丕作於是召公遂以諸侯取幣而陳於王因陳其所欲告戒之意而序之所言者但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而已此篇之所載者周公欲歸政於成王而成王不可周公又告成王以治道之要既而成王欲周公留居於洛以鎮撫殷民而序之所言者乃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

成周使來告卜者即周公之言俾來以圖及獻卜
之一也而即以此爲一篇之序者蓋書序之作類
非一人之所爲故有一篇之義包括於數句之間
者如太甲之序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
年復歸于亳思庸此固可以包括三篇之義者也
亦有始撮其事之始而略載之者如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之作雖康叔之封在於武庚三叔既誅之
後而其告之也乃在夫宅新邑洛四方和會之時
而其序則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
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此則始撮其事之始而已召
誥洛誥之序亦猶此也周公之達觀于新邑營蓋

王城之與成周皆在於規度此則惟曰往營成周
亦是略言之也使來告卜者當周公之至洛王尚
在塗故遣使而來以所得吉卜告於成王也胡舍
人之說意謂果周公使人而來告卜於王則王在
豐而周公在洛篇內不應有相與問荅之辭既有
成王周公相與問荅之辭則告吉卜者非使人來
也遂以此使字作去聲讀言是時成王在於宗周
周公既得吉卜則自爲使者而來告於王因得以
相與問荅也漢吳王濞謀叛漢念諸侯無足與計
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乃使其大夫
應高說之膠西王以爲善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

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胡舍人因謂周公之自爲使者亦吳王之類夫吳王懷逆亂之謀恐事不集故出於一時迫切之計而爲此耳若周公之告吉卜使人可也豈至以冢宰之尊而下行行人之職乎乃引吳王以證周公非其類也當是時王實在洛而胡舍人以爲在於宗周王既在宗周無緣與周公共談求其說而不得故以使字作去聲讀此蓋胡舍人泥於書序爲皆包括一篇之義故其說如此先儒謂王與周公俱至意謂王亦以乙卯之日至于洛也王果以乙卯之日至于洛則其得吉卜也王蓋嘗日覩其事豈必使人來告則王之

至洛蓋後周公而來也先儒又謂周公與王之相問答乃周公既成洛邑又歸宗周之後故篇末云王在新邑明戊辰以前皆是宗周之事此亦不然篇內有曰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又曰公定予往已是成王將退而歸鎬京欲周公留居於洛則其相與應荅皆在洛邑也明矣案此二篇皆是營洛邑之事然召誥則以召公誥王之故而以召之一字繫之以誥而命篇此篇是周公與王問荅而特以洛名篇正猶康誥酒誥雖皆所以告康叔酒誥則以戒酒之故而以酒名篇康誥則特以康叔之故即以康命篇皆其史官一時之意旨也漢孔氏

曰既成洛邑將致政於王因陳居洛之義如此則書之命篇皆有其義也非當時命篇之本意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成王也復子明辟者漢孔氏曰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而王氏破其說曰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乃反政於成王故曰復子明辟荀卿曰以枝代王而非越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以書考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則何君臣易位復辟之有哉如禮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是周公正天子之位以

蕞萬國王氏之所謂代王爲辟者指此也則王氏之破先儒之說可謂明於君臣之大分而有功於名教也蓋說者徒見成王幼沖周公攝政則遂疑其稱王以令天下如多士之篇序曰成周既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而篇之發首則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蓋明周公雖攝政而其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謂代王爲辟固無是理然王氏之說則曰復如復逆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案周公之至洛而得吉卜則已遣使人來告於王下文曰

俾來以圖及獻十是也非是周公至此方以吉卜而復於成王也且既謂成王爲子又謂明辟以爲兼尊親之稱則鑿矣蓋先儒謂復子爲還政於成王則是但以明辟爲還明君之政則是代王爲辟此則不可也蘇氏曰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是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於天下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此則得之當周公之攝也成王雖爲天子然端拱於上而已何所爲哉今也始親萬機則君道自此明矣故曰明辟漢宣帝紀地節二年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

傳奏其言考試功能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自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雖有綜核名實之志天下何自而知之一旦親政而其設施如此則爲辟之道豈不明哉周公之攝政制禮作樂而天下太平成王之年已長蓋將歸政於成王使成王之君德大明於天下亦已久矣然武王定鼎于郟鄏有宅洛之志而未之果其事大體重必有藉於周公而復能卒成王之志故周公謂我久欲還政於子而王若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其命以固根本此亦猶漢宣帝即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成王之不敢即宣帝之謙讓

也故我乃繼此以保佑成王以相視東土之洛邑經營規度以爲成王作民明君之始也周公之意營洛而即歸政故欲其作民明君於此始也我以三月之十二乙卯之旦至于洛邑其曰洛師者唐孔氏曰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曰洛師是也黎水在河之北故曰河朔黎水周公之營東都蓋以求天地之中欲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而乃先卜河朔黎水者顧氏曰黎水近於紂都爲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此說固是意者黎水去洛不遠亦不失爲地中也黎水爲河朔則澗水瀍水皆在河之南可知矣禹貢曰導洛至

澗瀍洛與澗皆在河南而澗在瀍西瀍在澗東瀍澗皆在洛之北澗之東瀍之西王城也洛之北地瀍之東成周也亦洛之北地故皆曰惟洛食明此二邑皆在於洛但以澗而別其爲二矣凡卜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謂之食周官卜師曰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灼之明其兆蓋食則吉不食則不吉也周公之卜也以河朔於商都爲近故先卜之而其兆不吉乃改卜瀍之西及其東皆獲吉焉則使人來以其地圖及吉卜獻於成王蓋將畢此事而復政也仲使也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即此卜河朔黎水及澗東瀍西及瀍之東是也召公之得吉卜也周公尚未至而周公以爲我卜者葉博士曰成王使召公相宅而所以營洛而成之周公實總其事則卜也奉以歸之周公宜矣是也蓋召公之得吉卜即經營而周公之來至則方以此獻之王也王拜手稽首者致敬盡禮於周公也禮曰君於臣無荅拜蓋尊卑之分當然也而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禮此又尊師重傅之道然也周公既欲營洛而遂歸政而成王之心猶未敢當也政荅周公之言如此言公之營洛邑蓋成武王之志

定九鼎以永天休命公既不敢不敬奉之而來相宅於此洛地其將作周家之業以配天之休命也公既達觀于新邑營而定其新居之地則使人來至於王所視我以卜之休美及其常吉常吉者言建都於此其吉未艾也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非常吉而何貞正也言我與周公二人共正此卜以定其謀公當輔佐我小子常如營洛之事可以我萬億年而敬天之休也觀成王有誨我之言而拜手稽首以敬之也周公之復政也蓋以成王之德固已成就可以君天下成王之不聽公之復政也蓋以幼沖之資懼其弗克負

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其君臣問荅之誠無所矯飾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焱焱厥攸灼敉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蘱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蓋人君當其繼世之初創鉅者其日多痛甚者其愈遲感哀感之情則失萬幾之務有所不暇恤此所以以其政委於冢宰至於三年之久而後歸也然自古人君之嗣位或在襁褓之中或當幼沖之年安危治亂之機豈能諳識舉措取舍之端豈能鍊習而使之君天下豈不殆哉故當是時也則冢宰之總百官蓋不拘於三年也必俟其年已長矣德已成矣

敎導訓迪而其聰明日益以進而後可以歸政也
周公之位冢宰正百工也蓋以成王幼沖之年故
至七年而始復子明辟然周公之攝也制禮作樂
以致太平凡朝廷之制度紀綱莫不得其條理而
四海九州之民莫不安居樂業天下之勢蓋若泰
山而四維之安雖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自治況
成王之德以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之故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莫匪正人至是而可以躬
覽萬幾矣此所以復子明辟也而成王之心猶懼
其弗克負荷以忝祖考之大業故周公雖欲歸政
而成王猶未之聽周公以謂當王繼世之初年尚

幼沖而德未成立故不得不總百官之政及王年
長而德成其可以不歸政乎王惟能以至公爲心
無有殷周之間而於諸侯享覲之禮有以辨之使
皆盡其奉上之心則以之君天下豈難也哉故自
此以下皆周公將歸政而戒成王之言也王肇稱
殷禮祀于新邑漢孔氏曰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
禮典祀于新邑王氏曰殷者與五年再殷祭之殷
同非夏殷之殷也當從王氏之說易象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禮有
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與周因於殷禮其字雖
同而義則異矣考之詩頌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

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當公之攝制禮作樂無政之不舉所未及者營洛邑耳今也規度經營斷之朝廷而考之龜筮建王城以定九鼎建成周以遷殷民上天之所以命我文王之命自此定矣故方其邑之初成則率諸侯以祀文王而始舉盛禮以告成也易萃卦曰王假有廟用大牲蓋萃聚之世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此所以用大牲周公致太平而營洛邑非萃之時乎則始舉盛禮以祭祀豈不宜哉咸秩無文此禮之殺也無文謂不在祀典者也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

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必有典者不可非其鬼而祭之也亦不可昏棄厥肆祀弗答也今成王既舉盛禮則雖不在祀典者亦皆以秩次而祭之也成王舉殽禮雖不在祀典者秩次而祭之而其所以秩次之者蓋必有其官若伯夷所掌之官謂之秩宗也楚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秉服之儀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族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則宗伯者所以秩次所祭之神也王既始舉盛禮以祭于新邑故我齊

一百官無有彼此無有親疎使皆從王于周我惟
曰庶幾此百官皆舉職事以效功也今王就洛而
命我曰有功者則記而尊之以其功而列之大祀
王氏曰記功者若紀於太常藏在盟府

無所偏私也昔昌邑王即帝位國輔大臣未褒而
昌邑小輩先遷張敞以爲過之大昌邑之羣臣固
不足道然其心之有所私則與高祖光武無以異
也況殷之餘民新從三叔武庚之叛於周家不無
嫌間而成王之所記功者皆其自教工則殷民聞
之必將不自安矣故周公呼成王而告之曰汝雖
孺子苟由朋黨而往則其禍不可
救當遏之於始無若火焉其始之燄燄其撲滅之
固易爲力而不之爲其終也所燔灼者自有炎存

博採而

以漸而積不可得而絕矣蓋燄燄不滅炎炎若何
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天下之患未有不始於
微而成於著也漢唐朋黨之禍皆始於細微於其
細微而不謹則其末寖淫而不可解漢之朋黨始
於甘陵南北二部而其終也鉤黨之獄興海内塗
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對策而其終也
相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解茲非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絕乎成王之賞功而悉以自教工
雖若小過也自智者觀之蓋將以爲莫大之禍漢
唐之事自可見矣故今王其所順之常道及有所
撫臨之事當如我惟以在周之百工往新邑使之

向就舊僚以趨事赴功正惟擇有功者顯明而作
起之王之所知者臣之有功而已不當以私人而
偏寵之也能如此則是篤厚光大以成汝寬裕之
德汝將永有稱譽之辭於後世歷千萬年而不泯
也蓋惇大成裕則不徇於私而為朋黨矣徇於私
者乃浮躁衒露狹隘偏小之人也豈能成寬裕之
德哉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
于中行即此之謂也周公又告成王曰已矣汝惟
沖子當思其終也當思其終者蓋當敬識百辟之
享與不享者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夫三代之
時一人端拱於上而諸侯謹度於下分土而與之
共守分民而與之共治故其強弱盛衰之勢惟在
於諸侯也苟諸侯致其誠盡其禮以朝覲於吾則
天子尊而京師強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制從其或雖朝覲宗遇得其時多其幣而
其誠不專其禮不謹則王室輕而諸侯慢自此而
則之諸侯將皆不得欲朝以為王者不可朝事矣
故王於此當敬識而下別之也儀禮也物幣也考
之覲禮諸侯之朝王皆有束帛加璧庭實所謂物
也其辭遜升降之容所謂儀也享固多儀苟儀不
及物禮不足而幣有餘則雖享覲於王與不享無
以異也蓋不享固為非禮享而儀不足是亦非禮

故與不享同也其所以儀不足者蓋以諸侯不用志于享上故也諸侯既不專心致意於此則凡民化之亦皆無奉上之心天下之事將差錯侮慢不可正也故汝當敬識之敬識之者以諸侯之勤惰而反諸已戒謹恐懼不敢忽也苟不能敬識則王綱廢弛而不能自振春秋之時自可見矣僖二十八年公朝于王所蓋因晉侯召王而朝之也成十三年公如京師蓋因會晉伐秦而朝之也使當時天王不在河陽晉不召諸侯伐秦其肯出於誠心跋涉山川述職於王庭以講累世久廢之典乎此所謂不役志于享蓋與不朝無以異也昔孟子居

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以孟子爲非謂季任君弟故見之儲子爲相故輕之孟子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爲其不成享也孟子之意以爲季任爲任處守其職不可舍宗廟而見孟子故可以幣交儲子可以越境而見孟子今乃使人致其幣則所謂儀不及物也非所謂役志也觀孟子之言則僖之朝王所成公之如京師豈得爲成享哉檀弓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哀有餘祭

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孰若禮不足而敬有餘祭之所謂敬喪之所謂哀即此所謂儀也其所謂禮即此所謂物也祭不可以敬不足而禮有餘喪不可以哀不足而禮有餘則享其可以儀不及物哉蓋使其用志於此則儀豈有不及者哉非特諸侯之享王不可恃其幣而不役志于享王之待其臣亦不可徒以爵祿而寵錫之當以其嘉猷嘉謀之入告者服膺而不失也故謂成王苟徒以爵祿寵錫我而不暇聽我教汝輔民孱之道則是不勉其安能永保天命緜緜延延而不替哉儆勉也汝欲永保天命則當厚於次序正父武王之所爲而

行之無不順我之教以裴民孱輔之翼之正之直之使自得之而不自棄於小人之域則天下不敢棄汝之教命矣汝自今以往當致其敬敬則能勉我惟教民以農事也蓋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苟爲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奚暇治禮義哉此周公明農而後成王得以裴民孱也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孔氏曰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不用來蘇氏曰我不裕民而彼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不如王氏曰彼遠者以我民爲裕則無遠用戾也蓋明農以裴民孱此我民之所以裕也成王之遷殷頑民欲

其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曰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觀周公之告成王之言蓋謂成王能盡此道則其
於君天下蓋有餘刃也我安得而不復子明辟哉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王曰公
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
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
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
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之攝也雖成王亮陰之制已終而猶秉朝政
蓋以成王幼沖未可以爲天子故不得不攝也此
公之處禮之變也至是而復子明辟蓋以成王年
已長矣德已成矣可以爲天子矣故不得不歸也
周公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故其處禮之變而攝
政至於七年未嘗飭小謙以邀譽當世則其歸政
也夫豈以禮讓也哉必其出於中心之誠可以歸
政而遂歸之也成王知周公之意已堅故不得不
許公焉既而洛邑始成而頑民始遷將欲作其愧
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

不可不擇人以鎮撫之周公既已歸政當爲我留居洛中以爲之司牧也故自此以下皆成王稱譽周公居攝之功而留公於洛以治頑民也自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皆稱美其居攝之功也自小子其退即辟于周以下皆留公於洛以治頑民也沖子成王自謂也言公之明保我幼沖人也公則稱舉其大明之德以輔我一人使我雖小子得以繼揚文武之功業而不墜故上則可以奉荅天命下則可以和恒四方之民也夫文王武王之所以肇造區夏而建無窮之功業者惟其上得天下得人而已故周公能盡其翊贊之力以成王揚文武之烈

則亦可以奉荅天命而爲上天之眷顧和恒四方民而爲下民之所愛戴也居師謂居其衆惇宗謂厚其族薛博士曰居師惇宗將禮秩祀皆王宅洛之政是也既宅洛以定民之居而又惇厚宗族以爲藩翰於是秉禮而稱秩元祀咸秩無文也咸秩無文即上文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是也成王以冢嗣繼世爲天子實主周家之祭祀故周公以肇稱殷禮祀于新邑爲王之事然是時政自周公出其所以能營洛以展祭祀之禮者則周公之力故成王歸功於公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者言公之德其明則光于上下而無所

不達其達則施于四方而無所不被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正猶堯典曰格于上下光被四表也格于上下光被四表而堯之君德於是爲至光于上下施于四方而周公之臣德於是爲至蓋德之盛者必其充塞天地徧覆天下而後爲至也薛博士曰明者德勤者業也經只言惟公德明而於其下分德與業非也旁作穆穆迺衡先儒曰四方旁求爲敬王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如王氏曰穆穆天子之容旁作謂輔成王而作之以成其穆穆之德以迎太平是以於文武之勤教垂之後代者皆率循之而不迷也予沖子夙夜毖祀者昔周之政事

旣自周公出以致太平則成王端拱於上何所爲哉惟晏夜之間愼於祭祀而已唐孔氏曰襄公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此說爲是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者唐孔氏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公之功棐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是也王氏以爲罔不若罔不時循道而不違此非棐迪之若趨時而不失此棐迪之時此則鑒矣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者漢孔氏曰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意謂成王是時在乎宗

周與周公相應荅至於戊辰王在新邑以後方至洛都故謂成王言我當退而行天子之政於洛邑立公之世子爲諸侯公當留周以爲我之輔是成王雖許公之去也諸家說者亦皆以命公後爲封伯禽於魯夫周公之歸政而成王之留公蓋在洛邑其曰退即辟于周者蓋我將退而即明辟之政于宗周則命公留居于洛也其曰命公後者若近世留守留後之類詳考此篇之意蓋周公留成周以遷殷頑民使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成王祀于新邑將歸鎬京留周公于洛以鎮撫殷民故成王之言曰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又曰公定予往已皆言成王往而周公留也王往周公留故以周公之留爲命公後先儒解釋此篇文意多不聯屬良由以王命周公後爲封伯禽於魯故其說不通惟以命公後爲留居于洛以此而反復經意則首尾問荅乃有條貫也案伯禽與太公望相先後而報政其言見於傳記甚詳則其就封於魯爲周公後也固已久矣非在於洛邑既成之後也夫必待封伯禽於魯然後肯留以輔成王此則淺丈夫要君射利之爲也豈所以待周公哉案成王命君陳之分正東郊也其言曰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謹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

訓惟民其乂康王命畢公之保釐東郊也其言曰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
密邇王室式化厥訓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又
曰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以此二者觀之則周公之於洛邑蓋亦分正
而保釐之不但營之而遷殷頑民也故成王之於
君陳則欲其懋昭周公之訓康王之命畢公則祇
命以周公之事且又有始終中之言則周公之於
殷民蓋嘗爲之司牧革其不善之習而馴納之善
也故君陳畢公得以繼其遺範以是知命公後其
爲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也明矣若成王既

祀于新邑而周公即與之歸于鎬京以爲王輔則
君陳之分正畢公之保釐安得以周公爲始而或
和其中或成其終哉周公將復子明辟成王許之
故曰即辟于周亂治也賈文元公曰亂古文尚書
治字也鄭氏古文亂字也孔安國訓曰治經典
大抵以亂爲不理亦或爲理夫理亂之義善惡相
反而以理訓亂可惑焉若以古文禹書考之似亂
亂字別而體近豈隸古之初傳習訛謬合爲一字
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之歟當是時
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天下之民無不感戴周德惟
殷民之頑雖遷於洛而未能使之遷善遠罪故謂

四方雖迪於治然猶未定于宗廟之禮蓋成王將
以騂牛祭于文武以告周公之留于洛其禮未行
故曰未定于宗廟之禮殷民既未能式化厥訓以
遷善遠罪故亦未能安於公之功是以周公當教
迪將助於成王既歸鎬京之後以監我士師工也
師衆也士師猶言士民言監殷之士民及百官也
其使周公監士師工者蓋欲其大保文武所受之
民而治之爲周四方之輔也周民文王所受之民
殷民武王所受之民也周公欲成王一視殷周之
民不可懷朋黨之心以徇私而有輕重於其間今
成王曰誕保文武受民則其心本於至公無有彼

此可謂能服膺周公之教矣說者多以詩曰王曰
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而
此曰亂爲四輔故以命公後爲封伯禽無疑然誕
保文武受民此豈所以命外服之侯哉以誕保文
武受民觀之則所謂後者其留公于洛灼灼然矣
王曰公定予往已者言公定居於此我當往歸鎬
京也公之功以恭肅將之故天下皆敬樂公之功
也夫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公致其肅則天下
皆致其祗以樂之也公之竭其股肱之力以輔佐
予一人固爲勞矣今留公于洛以鎮撫殷民公當
無倦於此也我於康天下之事亦不敢有所厭斁

也蓋欲君臣皆不憚勤勞以天下之安危爲心也公之所以儀刑四方者能永永而勿替則四方將世世享矣觀畢命曰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則世享可見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太𡨴奠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仟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

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仟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七年

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古人有言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殷之餘民染紂之惡草竊姦宄靡所不爲至康王之世其餘風猶未殄則其與之爲善也可謂如登而與之爲惡也可謂如崩矣然當成王繼世之初武庚三叔肱髀相依以間王室殷民與之相挺而爲亂莫不嚮應今既鋤誅元惡而其餘黨咸與惟新

又爲之營成周以遷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苟不得其人而爲之司牧作其愧恥之心薰陶漸漬咸歸於善則一旦天下有變安能保其不乘閒而起乎況今又居於洛邑咽喉之地則其爲禍蓋將慘於前日以是知殷民之化與不化周家安危之機也周公雖既歸政而成王留公于洛以鎮撫之公宗臣也義所不得辭故拜手稽首致恭盡禮以受王命也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即上文成王之言曰誕保文武受民是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書曰若保赤子承保者愛謹其民而不敢忽也曰受命民者唐孔氏曰天命文王使爲民主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是也光烈考即武王也稱武王爲光烈考亦猶稱文王爲丕顯考也文王但稱文祖而於武王乃先稱光烈考即繼以武王亦猶武成之篇公劉太王王季則時稱之而惟於文王曰我文考文王也越及也言及我光烈考武王則是亦承保武王所受命之民以上文誕保受民觀之自可見矣此史家之省文也人君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本於恭故堯曰欽恭舜曰温恭文王曰懿恭蓋其端拱於廟堂之上是必有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然後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非恭何

以哉故成王留公于洛蓋欲承保文武所受命之民以洪大我之恭德也成王自謂其恭德必有賴於周公而後大故周公遂進戒於王言王當勉行恭德以盡爲君之道然後爲有成功我惟知盡其臣職而已矣孺子指成王成王之來相宅於洛邑也其當大厚行典禮於殷賢人以治四方而爲四方之新君使後世言周家之恭者必以成王爲先也又誨之曰其自是土中而致治則萬邦咸被其休如此則惟王乃有成功也語之更端故又加一曰字我惟以多子與夫御事篤行前人之成功以荅其衆心使後世言周家之信者必以我爲先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惟君使臣以禮故君道莫大於恭惟臣事君以忠故臣道莫大於恭惟爲臣盡臣道君臣各盡其道則天下後世孰不以是名歸之推之以爲先乎故盡其恭者其責在成王周公惟致其信而已矣獻賢也殷頑民謂之獻民亦猶召誥曰雖民百君子也成王即位雖至是已歷七年其覽萬幾之務甫自此始故曰新辟多子謂衆卿大夫也子指成王也此篇稱成王曰子曰孺子皆是叔父家人之辭言稽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是文王之德則其宅洛也不可不以其

事祭告於其神靈也故王之使使者來謹教殷民
則命安我以秬鬯二卣其言曰當以此二卣明潔
其禋祀以告文王武王再拜稽首致美以享神我
聞王之命未敢宿也即禋于文王武王而告以宅
洛之事焉上文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而下又曰禋于文王武王則周公所以明
成王之法蓋盡是文武之德故禋祀之而經特言
文祖不言武王是亦史家之省文也唐孔氏曰特
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文武可知
秬黑黍也周官鬱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鬯蓋築
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氣味相入

芬香條暢謂之秬鬯也說文曰鬯以
秬釀鬱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從凵去魚切器也
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即此也鬱芳
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爲鬱一曰鬱
鬯百草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
鬱今鬱林郡也陸農師曰禮曰鬯臼以椈杵以梧
杵以桑蓋椈臼梧杵所以擣鬱桑杵者所以扱
之先儒以爲桑杵以載牲體誤矣爾雅曰卣中尊
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
及文侯之命及詩常武皆言卣者當祭之時則在
彝未祭故在卣也文侯之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

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祖故惟一卣此告于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漢孔氏以明禋爲告太平既失之矣唐孔氏順其意則曰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告文武是爲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亦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此蓋強爲之說蓋由先儒以明禋爲告太平不以爲告宅洛之事以俾來斁殷爲文武使已來不以爲王使

使者來又以爲王與周公應答皆在鎬京故其說不得不如此也蘇氏曰王使人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如蘇氏此言則寧予以秬鬯二卣正如禮記所謂康周公故以賜魯其論寧予之言固爲明白然謂事周公如事神明故曰明禋曰休享恐無是理自此而推之則與春秋之時仲子未薨而致其賵爲何以異哉豈有周公尚存而謂之禋乎其使當時誠以此致之周公則一卣可矣何必二哉以其二卣則成王命周公禋于文武也明矣非是禋

于文武出周公之意也惠篤敘以下先儒王氏皆以爲周公戒成王之言以此爲戒成王之言則與上文不相貫惟蘇氏以此爲周公祝文武之辭此得之矣但蘇氏自其永觀朕子懷德以上皆以爲祝辭則其義又不結竊謂殷乃引考以上則周公之祝辭王俾殷以下則戒王之言也周公惟欲成王一視殷周之民亦如召誥之友讎故先引文武之辭以告王因而戒之也蘇氏曰使我周家順厚以敘身其康強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飫乃德殷人亦永壽考此其祝辭也則今王當使殷人承王所惠篤敘之道至於萬年則其將永觀我孺子之所行而懷其德也楊子曰民可使覩德不可使覩刑覩德則終覩刑則亂周公欲王推其優游寬大之道以化殷人使之風移俗易故曰其永觀朕子懷德也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殷人易忘而周人易泄故周公之言其惓惓於殷人也如此戊辰王在新邑先儒曰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是也戊辰先儒以爲十二月晦日王始到洛然先儒以爲戊辰日到洛則不可使王果以是日至洛則其文當如召誥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不當言王在新邑也歲先儒以爲明月夏之仲冬其意以謂夏之仲冬於周之

正月是爲歲首故曰歲王以戊辰晦到洛故至正月方行烝祭周官仲冬以享烝故以歲首爲夏之仲冬也使其烝祭果在於歲則但曰烝祭歲可矣其曰戊辰王在新邑似美文也蘇氏曰是歲始冬烝於洛則以烝祭只用戊辰之日然但言烝祭可矣何必言歲哉此當闕之傳曰凡四時之祭蓋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若又有故及日不吉即用季月然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佳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二月之節故祭必以仲月今以烝祭爲在周之十二月固可在正月亦可但執其說則必窒礙今但言其行烝

祭而已其月則當闕之也騂赤色也周尚赤故用騂詩曰從以騂牡是也宗廟用太牢此於文武皆言牛一蓋於太牢之外加之以此祭告成王之命周公從而加之也王則命有司作冊書以其事載之於冊將使史官名逸者讀之故曰祝冊讀冊告神謂之祝也其冊之所言者惟告周公留居於洛以爲成王位也當其烝祭也王所賓者謂助祭之諸侯其殺牲以禋祀則咸格焉太室室之大者也清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焉祼者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命而灌於地所以求神也王入清廟之太室祼以求神則命周公後爲冊書而

逸讀以告之也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
祼後今乃先殺後祼者蓋自王入太室祼以下方
是王之行祭禮自此以上皆先序其事非先殺後
祼也如其不然則何以既言逸祝冊而復言逸誥
哉蓋王既許周公之歸政而周公又許王之留洛
故告之文武而後行也在此十二月乃周公攝政
太保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凡七年而後復於成
王故史官總結之也伊尹既復政厥辟而遂告歸
周公之復子明辟而又留洛者蓋伊尹之復政也
天下救寧無可慮之事此所以告歸周公雖以成
王年長德成而復子明辟然殷民以頑狠之衆而

羣居洛邑處之得其道則咸作使不得其道則咸
作敵周公豈得恝然不以爲念哉以是知周公伊
尹之或去或不去時焉而已矣其心則一也彼王
莽何爲者邪遭漢中微肆其姦慝以成盜僭之禍
而其所爲動以周公自比及其代漢自立也其情
露矣而猶執孺子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
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嗚呼莽之
言其誰欺乎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二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多士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討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

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此篇乃周公旣卜洛而言遂規度經營建爲二邑以其一爲下都遷殷之頑民使居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遂告以遷居之意如盤庚三篇是亦告民以遷居之意然當盤庚之將遷也雖以耿之地卑弱昏墊非下民之利然其在位者不以其遷

爲便乃扇爲浮言以惑民聽民遂相與咨怨而不適有居使其驅之以刑督之以勢夫誰敢不聽從而盤庚則不然雍容而曉譬之丁寧委曲使其心曉然知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然後與之從事蓋以常人之情好逸而惡勞故安土懷居而重於遷徙必其所以告諭之者較然明白然後能使下之從上如臂之使指也若夫周公之營洛邑以遷頑民方其規度之始命庶殷以工役之事而庶殷之人翕然丕作則其遷也必不如盤庚之民齟齬而不肯從也況此篇之作即洛邑而告之則是旣已遷矣而猶告以遷居意者何哉蓋當武庚之叛殷

民與之相煽而起以覬非常其氣燄甚熾向微周公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是殷人之意忘意以爲殷可以復興周可以遠滅也昔宋襄公有霸諸侯之志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周既衰微萇洪欲遷都以延其祚晉女叔寬曰萇叔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夫天之所棄固不可興其所壞不可支然自非深知天命者不能知之也周公慮殷之餘民知淺識短竊不自量而有興復之志當武庚之倏起而即敗則周不可遽滅商不可復興也明矣而其僥倖萬一天下有變以逞其忿怒之心猶恐其未之已也故於其遷也

諄諄告戒之言先言殷以淫泆之故而自絶於天非我周家詭謀匿計以營求之汝惟當有爾土以寧幹止不可有他慮以自速罪戾也昔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英布等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夫以人之不服已而以計覆之使無噍類以絶後患此固暴虐不仁如項羽者之所忍爲周公必不爲也然而

使周公以其嘗預於武庚之亂而移之遠方夫孰以爲非哉周公之心則不然方且建都邑而移之以自近惟以優游寬大之言漸摩而柔服之以消其強梗悖亂之氣而咸歸於善此其所以爲周公而後世不可得而及也成周下都也王城所以定九鼎是爲王都故成周爲下都爲王氏之學者以成周即洛邑初無王城成周之辨說春秋者亦多以王城成周合而爲一夫王城之與成周歷代諸儒所紀甚詳其疆域爲明白不可破也攷之微子畢命之篇則殷士謂頑也王氏曰此頑民者乃商王士所謂以其不則德義之經而不

當心故也王氏之意謂周公之所遷者皆其士夫以其心之無常故雖士而謂之民此強說也無常故謂之頑民又謂之多士則其遷也不獨士而已以王命誥者言誥者成王之命而誥之者則周公也先儒曰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據此篇多亦是撮篇中爾殷遺多士之言而以二字爲此簡編之別如先儒所言是有其義非得其本意也三月先儒以爲周公致政明年之三月成周南臨洛水故曰新邑洛言周公以此三月始於此所建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以告商王之衆士也殷遺多士所謂殷遺民也弗弔言不爲旻天所弔閔故大降喪

于殷家而覆宗絶祀也先儒以弔訓至言殷道不
至非也某於大誥篇已論之詳矣殷既喪亡故我
有周受天佑助之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誅罰
勑正殷命以終於上帝言上帝勤絶其命也終者
所謂天祿永終也殷命既終則周代殷受命以奄
有天下故謂爾多士言我之代殷非我周敢弋取
之也周以世世脩德故天監代殷莫如周焉王氏
曰肆爾多士者肆之而不誅也與眚災肆赦肆大
眚之肆同意謂其致天罰也惟誅獨夫紂而已脅
從罔治也蓋周公將言我小國敢弋殷命故呼爾
多士而告之王氏之說蓋強說也先儒謂天祐我

故爾多士臣服**我**亦非經之本意如魏之代漢晉
之代魏宋之代晉齊之代宋梁之代齊陳之代梁
周齊之代後魏隋之代周是皆弋天命也言小國
亦如大誥言興我小邦周蓋謙辭也春秋諸侯多
稱敝邑正此類也允罔固亂當從蘇氏之說曰固
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不固亂也惟
天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信其不固亂者此所以輔
我周家從百里而起以我周家居於王位豈敢求
之哉惟上帝既不畀殷家以永命故下民皆秉心
而爲我蓋以天之明畏自我民明威故也我豈嘗
弋而求之哉明者天之所明也此其所以佑周畏

者天之所威也此其所以棄商明畏之來如影響然未嘗有毫釐之差也上帝引逸此古人之言而周公聞之也言發政施仁以使民安逸者上帝之所引也引者謂言其命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則逸民豈非上帝之所引乎有夏桀不適逸民之道則惟上帝之於夏家猶降格而嚮之蓋謹告謹戒欲其改過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正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驗勉而已

上帝降格嚮于時夏〻意也天雖謹告之言猶於桀而桀不能用天之戒大爲淫泆而爲辭以自解釋所謂矯誣上天是也桀雖有辭而不足以欺天故天無所念聞而其惟廢墜其大命降而致其罰乃命爾多士之先祖成湯革夏正以有九有之師湯之革夏正也則擇其夏之俊民使之治四方下文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是也殷之君自成湯以至于帝乙無有不明德而恤祀恤祀者謂致敬以奉社稷宗廟天地之祭祀也明德則人安之有殷使之歷運緜長基業鞏固殷王又皆兢兢業

業惟恐失上天之心不以天之丕建保乂於我而自怠也故罔不配天而布其德澤焉在今後嗣王謂紂也紂則淫酗肆虐而不明於德謂祭無益而不恤於祀故視天道猶無明況能聽念先王所以勤勞國家之道乎蓋自古昏暴之君其不能率先王之遺範者多矣然未有不畏者惟紂謂己有天命天既不畏之矣則其視先王之政爲如何哉此言正與召誥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理雖相反而意則同也紂雖爲大淫佚不顧于天顯民祇故惟是上帝不保降若此大喪于殷家也天有顯道天顯也下民祇若民祇也不顧

于天顯民祇上不畏天下不敬民也惟天之所以不畀殷家以永命蓋以殷紂之不明厥德也故凡在於四方其國無小無大而至於喪亡者皆天罰之有其辭也如紂之不明其德而天不畀豈非有辭乎今爾多士猶謂殷未有滅亡之罪而天猶憯於殷此則不知天命也爾當安居於此其可懷他慮乎唐孔氏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亦罔弗克壽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明德恤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稱其先王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此說甚善昔魯莊公丹楹刻

楠御孫諫曰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夫桓公固不足道也而以爲有共德立文抑揚之法自當如是古之人皆然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前既言紂之所以失天下亦如桀之墜厥命周之代殷亦如成湯之革夏其一興一廢皆本於天而

非人之所能爲爾多士當平心定氣深思其所以然之故安於天命而不可有他慮故此又申言之凡我之所以不以爾之罪爲可誅而赦之又爲之遷之以自近使之漸染而自化無非天命也靈善也王者之治天下其舉措動作無非天之事故其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命曰天討凡所以施之國家者非人之私意所能爲也惟當承天意以從事而已矣能奉天者天之所予其絶於天者天豈享之哉紂之肆爲淫泆而不明於德故腥聞于天而天所斷棄乃監求于天下四方可以代殷者宜莫周若也蓋周之文武大能善奉天之事以

治其民故天有命而命我周曰當斷絶殷之命而汝代之也割殷與割正夏之割同惟天以割殷之命命我周王故周王以勑殷命而告于天也蘇氏曰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此說甚當漢孔氏曰告正于天謂既克紂柴于牧野告天不頓兵生事此則非也蓋此方言天命我有周故周告于天而後代之此所謂告即所謂告于皇天后土之意也非大告武成之告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漢孔氏曰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其說不明白不如蘇氏於惟我事

不貳適曰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乎貳適再往也其言是矣至於惟爾王家我適乃曰惟于殷則觀兵而歸已而再往不申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此則是泥於先儒觀兵之說而為此解也荀子曰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蓋王者之用兵既度之人又度之己己可以取之而彼未可取吾不動也彼可取而已未可以取之吾不動也必其彼有必敗之理己有必勝之道計之審而後有事焉則豈有再往而定乎蘇氏之言是也但觀兵之說無經見某於泰誓已嘗論之

矣惟爾王家我適當連下文說爾王家指殷也言凡我之事未嘗再往而後定今於爾王家所以往而伐之者蓋我之所言曰惟爾殷紂大無法度天人之所共棄則我之勝商豈至於再乎武王數紂之罪曰力行無度而其所以為無度者如曰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朋家作仇脅權相滅則其無度也不亦大乎紂既以無度之故天人之所共棄然後我從而伐之則我之於爾本豈有伐之之心哉使紂能明厥德以光大成湯之緒則周文武雖有聖德亦將永為商之諸侯以藩王室而已惟其暴虐淫湎靡所不為天意之所憤怒民心之所咨怨故不

得不應天而順人也則商之喪亡非禍端自周而動也其亂從而起矣孟子曰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紂乃自伐也故周伐之此所以曰我不爾動自乃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亦此意也周人伐殷蓋我念天命而就誅爾殷之大罪戾者故不正治其餘黨也蓋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此爾多士所以得至於今尚存焉王氏曰今不正治汝不忍助天爲虐也酒誥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乃以滅殷爲天之虐可乎猷發語之聲也遷居西爾即遷於洛邑也洛者土中而云西者以殷之故都所向而言也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西迴故爲居西也人情莫不欲安故王者必使民安其田里而無絲毫之擾然後斯民得以享其康寧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留天命爾無以遷居爲出於我之意而怨我也惟爾之殷先人蓋皆有冊書典籍以紀載殷革夏命之故事爾之所備知也則我周之伐殷亦如殷之革夏而已爾其可以有他辭哉今爾乃出怨言曰殷之革夏而夏之多士皆迪而進之簡而擇之使在王庭故有服行職事列於百僚今周之於多

士也不然則是周猶不能忘小嫌而捐小怨如殷之於夏也蓋我一人所聽察而任用之者惟其德而已有德則進無德則退豈有彼此哉唐太宗嘗曰朕任官必以才不才雖親若襄邑王神符亦不妄授若才雖仇若魏證不棄也太宗且然而況於周乎今爾多士染殷之餘習驕淫矜夸無所不至予其敢求爾于大邑商而用之哉其所以舍爾而不求者以其無德也非以有殷之讎而棄汝也我惟循湯故事肆赦爾罪而矜憐爾愚遷之於王都以式化厥訓此非我之罪也亦是惟天命而已蓋王者與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

時故其所舉動天即聖人聖人即天故周公之於殷遷其頑民以密邇王室與夫以其無德而不任之以官雖皆周家之政皆以爲天命也奄淮夷也四國三監及奄也方武王即世而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挾武庚以叛周公親率兵以誅之先誅三監後伐奄自伐奄歸周乃大降黜爾四國民命明致天之誅罰於汝其餘民則自遐逖之地而移之以密邇王室使之親比以臣事我宋以多爲遜順革其不善之習也周公東征則來自奄者周公此言王若曰昔朕來自奄則以來自奄爲成王與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同自洛而視殷之故地則殷

爲遠故以遷于洛爲移爾遐逖王氏以爲徙其民於遠方此事無所經見既徙之遠何爲而又遷之周哉王氏又以我宗爲康叔既徙之遠方而康叔封於殷之故都安得臣於康叔乎我宗猶言我家也非康叔也言爾多士之罪固可殺然我不忍不教而誅汝故我惟是命令以申告汝也我之營作大邑于此洛邑也蓋以四方諸侯朝覲貢賦而無以賓之又欲使爾多士服勤奔走以臣於我而多爲遜順以四方之故故有王城以多士之故故有成周既建此都邑以遷爾多士矣爾庶幾能有此新土先儒以爲還有本土非也其遷之也將使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豈又還有本土哉庶安居於此幹事於此而得其所止也爾若能修己以敬則天必有以畀予之矜憐之畀矜者迪簡而在百僚也左傳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蓋殷士之敬則是遷善遠罪故天畀矜而使周用之也如其不敬則豈特不能有此新土而已哉我將致天之誅罰於汝之身也今汝惟是安居於汝之新邑而其子子孫孫繼繼承承居於此則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邑矣繼爾居則是有年也小子與酒誥之言小子同謂其子孫也先儒以遷爲遷善其說爲曲不如蘇氏曰汝能敬天安居汝

子孫其有興者其所由來皆自於遷洛殷人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荅其意也是也蓋人之愛其子孫天下之至情也故以此誘之王曰又曰者唐孔氏謂凡言王曰者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官錄王之言故以前事未盡故言又曰蘇氏曰非一日之言曰以別之皆不如薛博士之言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疑此二句有誤陳少南尤爲詳明曰王曰之下當有文其簡脫矣又曰者承上文而言之也多方之末曰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用是知王曰之下當有文也乃

或言爾攸居其文承上上簡脫矣予不能知其下矣此篇與盤庚皆是告以遷居之意故其辭意多相類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即盤庚所謂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也時惟天命無違即所謂爾無共怒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也無我怨即所謂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也大抵皆然蓋古之聖人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其諄諄告諭之言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不約而同也漢之初以婁敬之言遷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其後世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於諸陵是亦遷殷頑民之遺意然周公之遷

殷民蓋使之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故雖商之餘民染於惡化不能自反而成王康王建皇極於上周公尸陳畢公敷大德於下歷百年然後斯民不變於忠厚漢之遷豪傑徙爲強本弱支之術而已非有化之之道也故關中以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其與周之風俗固萬萬不侔矣不獨此也周公之遷之也則以優游寬大之言雍容而漸漬之使之感而歸善漢則不然惟命之遷則遷未嘗有詰諭之辭秦少游學士曰太上忘言其次有言其下不及言若漢者所謂不及言者也

無逸

周公作無逸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周之興也以百里之諸侯積德累功乃代商而有天下天下一統矣而後成王嗣立成王之立也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制禮作樂制度紀綱罔有不備天下太平矣而後成王即政蓋其膺萬乘之尊於幼稺之年覽萬幾之務於盈成之後非有櫛風沐雨之艱而遂據此富貴之勢非有殫精疲神之

勞而遂享此治安之效則逸豫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矣故周公於其即政之初而遂作此篇以爲戒也范内翰嘗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救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周公於成王逸豫之心未萌而其諄諄告戒之言已如此此其所以爲周公也漢孔氏曰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而豐祭酒亦曰仲尼序書以周公所戒名篇夫周公之戒成王其大意固在於無逸然謂以此義而命篇之名則必有窒礙矣何者以書之五十八篇其命篇之名固不能皆可以包括一篇之義也其說蓋由於以

序書之作出於孔氏之手故以其篇名爲皆有其義殊不知此皆當時之史官撮取數字以爲簡篇之別故其義有可得而通者苟不於命篇之名必求其義則無拘泥之弊矣書之序有直言其所作之人而不言其所作之事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立政是也司馬侍講曰本篇論無逸之事文義已明白易曉故孔子作序但云周公作無逸而薛博士亦曰無逸之義昭矣於其序之也正其名而已故曰周公作無逸此亦不然夫無逸之序既不言其所作之故而於篇之發首亦不言之則謂其文義明白易曉

故於其序但正其名而已可也然考之五十八篇於其發首有詳言其所作之故則是文義已明白易曉矣何爲又申言於序耶蓋書之序本自爲一篇不以冠於每篇之上故其體往往不同有其事迹見於序而發首則不言者湯誓大誥是也有其事迹見於篇首而序則不言者咸有一德是也惟此篇之序與發首並不言其所作之故此皆各出其當代史官一時之旨意不可以爲說也是故爲之說者必室礙於五十八篇之中矣君子所其無逸者言君子之所在其惟無逸也司馬侍講曰周公歎美君子所在常不可逸是也蓋人君之一身

而賊之者甚衆或以酒或以色或以音樂或以田獵或以宮室或以珍禽奇獸皆可以兆天下之亂而其原則自於人君之逸而人君有好逸之心則是數者乃有隙而可入矣此君子所在所以不可以逸也然人君以無敵之貴無倫之富則何欲而不獲何爲而不遂故雖萬里所不可得而致者可使之內數年所不可得而成者可使之於一日之間如此則逸心浸淫矣是以逸者常易而無逸者常難逸者常多而無逸者常少自非有以警懼而制馭之使之憂於是慮於是而其好逸之心有所畏而不敢發有所懲而不肯發則

何以能無逸哉故君子之無逸者必先知稼穡之艱難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棟倪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勞也懼危也皆然周公欲無逸者先知稼穡之艱難是亦孔子欲哀公思之之意也有以思之則其戒謹恐懼之心不敢忘有以知之則其矜憐撫養之心其敢忘乎哉此所以無逸也司馬侍講曰夫農之

事最爲勞苦艱難寒耕熱耘沾體塗足終歲勤力幸無水旱蝗蝻風雹之災然後以所得先輸租稅次償逋債所餘已無幾其田多口少者僅能周一歲之用其田少口衆者不免又假貸於人其所食不厭糟糠其所衣不具裋褐若稍遇水旱饑饉則凍餒死於溝壑者不可勝數爲天下之至勤受天下之至苦天下之人衣食皆出於農能活舉天下人性命而農夫反自無衣食至於凍餒而死觀此言則天下之所謂艱難者豈有復過於此哉夫能以稼穡之艱難常置於胷襟之間一思及此則怵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矣蓋將謂彼之勞苦萬狀

我何忍以逸爲哉斯民必將得以從事於畎畝之
間而無絲毫之擾也蘇氏曰舊說先知農夫之艱
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
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
逸樂此說是也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
爲謀則是有心於逸有心於逸則將爲民害矣惟
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
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李翺曰人皆
知重斂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柳子
厚曰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爲商其爲利也博
是周公無逸乃逸之說也夫無逸而乃逸非是無

逸者其心已在於逸也效之必至理之固然也自
古無爲之治惟舜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
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楊子問道亦曰垂
拱而視天民之阜無爲矣然舜之所以享其逸者
豈無所用其心哉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則稼穡
艱難備嘗之矣不獨知之也此其所以無爲而逸
也人君知稼穡之艱難不徒然也欲知小人之所
依夫小人之所依者衣食也魚無水則死故魚之
所依者水人無衣食則不能以自存故人之所依
者衣食君能知人之所依者在是則其一注一措
一號一令惟恐其奪民時而困民力使其失所依

也其可以逸乎相視也視彼農夫不孝無知之子其父母勤勞於播種收穫得以養育其子其子不勞而坐享其父母之養故不知稼穡之艱難既已不知之矣故其操心不危而慮患不深以苟目前所以肆爲逸樂輕費妄用以敗壞其父母之基業而又叛諺不恭無所拘束既而誕妄以欺其父母不然則抑佷其父母曰汝乃故老之人無所聞知意謂其無所聞知故不能享其逸樂徒自苦耳古之人君惟自側微而起者無不有知稼穡之艱難如漢高帝宣帝光武唐太宗　本朝太祖太宗皇帝是也惟繼體守文之主未嘗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一旦嗣立遂享有前世之富貴得之既易故其於稼穡之艱難鮮有知之者如宋武帝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夫文帝元嘉之賢君也猶不足於此況其他乎夫文帝以耨耜爲恥誠爲失德然其餞衡陽王也將行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逸不見百姓艱苦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耳

則是文帝於稼穡之艱難非不深知之也彼其以
武帝之躬耕爲恥者蓋恥其先世之微耳唐明皇
嘗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
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其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
耳宋文帝使其子劉劭皆是恐
其生而富貴不知飢餓耕穫爲何等物故致之於
困厄勞勤之地而使知之也子既知之則不敢侮
其父母矣如宋孝武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
玉燭殿與其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
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孝武不
荅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齊廢帝東昏侯起

宮殿皆布飾以金碧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
之青樓東昏侯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此則
所謂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宋武帝齊東
昏無足責者若漢武帝則可責也文帝嘗欲作露
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是文帝之心
戰戰兢兢惟恐其不能享先帝之餘慶也而武帝
則不然起建章宮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
土木之功過於前世數倍則其心必以前世之制
爲狹隘陋不足以示天子之尊也惟其輕視前
世之制故由此而積之則高皇帝之約束紛更始

盡矣胡不思曹參問惠帝之言曰陛下熟察聖武孰與高皇帝而乃傲睨前世以爲不足乎雖其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而其所失者大矣故周公取喻於小人之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此誠盡夫不肖子之情狀此而進戒於王蓋欲王謹守文武憂勤恭儉之道以濟斯民不可少有改易方可以持盈守成也觀諸漢武帝乃知周公之言誠萬世之明鑒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之作無逸蓋以成王聽政之初而天下既已太平未嘗勞其筋骨苦其心志而遂據此崇高之勢享此治安之效則畏懼之心易弛而驕怠之心易生故欲其知稼穡之艱難而又以夫小人之逸

諺誕侮者戒之使知夫前世積累之不易而不
敢輕也然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稱商家之君
其無逸者則歷年有永其逸者則蚤墜厥命使成
王將欲耽於逸樂以苟目前之娛則無望乎享國
歷年之永將欲者艾壽考以保無疆之福則雖一
日之逸亦不可爲也蓋聲色游畋以肆其逸豫之
情人君之所欲也而享國長久以介眉壽又人君
之所大欲也以其所大欲節其所欲庶其知所慕
矣此周公作無逸之本意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殷之鑒在夏后之世則周之鑒其在殷之
世矣故周公之戒成王所以舉商家無逸之君而

爲言也司馬侍講曰前代無逸之君多矣獨稱商
家以來賢王者商事最近周人熟知其詳故取其
切近者言易法也商之賢王不言成湯而言三宗
者危內翰曰三宗繼世有天下之君與成王同是
也此篇言周公曰嗚呼者七司馬侍講曰人欲有
所言若意深事重則必先歎息周公語每更端則
曰嗚呼是也中宗大戊也大戊湯之玄孫大戊兄
雍已之立爲王也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及大戊立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其廟爲中宗蓋古者祖有功
而宗有德其他廟則親盡而迭毀惟祖宗之廟則
百世不毀焉故劉歆曰天子之廟七七者其正法

數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大甲爲大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大戊之稱中宗蓋殷人以其有德以立廟爲宗而不毀曰中宗者其廟號也嚴恭寅畏天命者言其畏天也蓋天命之無常脩德則降之以福不脩德則降之以禍故不可不敬畏之也唐孔氏謂嚴是威恭是貌寅是心胡博士則以嚴爲貌恭爲行寅爲心如薛博士豐祭酒皆從而爲之分別皆不必如此既曰嚴又曰恭又曰畏蓋言其畏天之心有加而無已書之文其義同

而重復言之者多矣此正如所謂日嚴祗敬六德言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而王氏以爲貌嚴行祗心敬也其畏天也豈徒然哉自度者自治以法度也猶所謂身爲法度也能自治以法度則不耽於逸豫矣史記曰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脩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夫大戊之於天命其戰戰兢兢如此故其自度可知矣惟其自度故以治民則致其祗懼而不敢荒怠自安也昔禹之訓有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則治

民不可以不祇懼也酒誥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大戊之嚴恭寅畏天命所謂畏天顯也治民祇懼所謂畏小民也惟其無逸如此故在天子位享國祚者七十有五年高宗武丁大戊之孫武丁未即位之前其父小乙欲其知稼穡艱難人民疾苦故使之出居民間勞苦於外及小人共事故曰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諸家說者無不以說命言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徂亳爲高宗舊勞于外之證據說命既乃遯于荒野以下之文乃甘盤逃遯而去匿迹晦名不知其所終故高宗欲傅說之訓朕志非是高宗舊勞于外之事也高宗

既久居民間親履其勞是以起而即天子位則不敢逸豫居喪則亮陰而三年不言其篤於孝道如此既免喪則可以言矣故言而天下莫不雍和蓋惟其不言故言則天下信之矣而高宗之所以治民者則亦如中宗不敢荒寧故能善治商邦或小或大皆得其歡心無有怨之者先儒以靖爲謀言善謀殷竊謂靖當訓治釋詁曰靖謀也周頌曰靖四方毛曰謀也鄭曰治也鄭說爲勝則此亦當訓治惟其無逸如此故高宗之在天子位享有國祚者五十有九年也祖甲湯孫大甲也大甲者大戊之祖論世次之先後則先大甲次大戊次武丁今

乃以祖甲列於武丁之後者先儒曰此以德優劣
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而蘇氏之說尤爲
明白其說曰此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
最長者非世次也此說爲得周公之本意而鄭康
成乃以祖甲爲武丁子帝甲案殷本紀武丁崩子
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帝甲淫亂殷
復衰殷之君旣有祖甲而又其世次在於武丁之
後則其說似爲勝然帝甲旣以淫亂而殷道衰則
非無逸之君周公豈取之哉康成之說以謂帝甲
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
於人間故曰久爲小人此說蓋本於馬融無所經

見難以憑信陳少南亦以此說爲信而以司馬史
記爲誣且謂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此其文不可謂不以世次先後言之
也夫周公旣以享國之長短爲先後而列序其事
於上矣其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
文王蓋因前之文也非其世次也唐孔氏引國語
曰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司馬氏以帝甲爲淫亂
之主不爲無據豈可謂之誣哉觀太甲之篇曰玆
乃不義習與性成又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正所謂不義惟
王舊爲小人則以祖甲爲太甲豈不明甚寧不愈

於康成所載祖甲舊爲小人之事乎惟太甲之初
立陷於不義而爲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宮
致之於憂患之地而作其愧恥之心既三年矣則
能悔過自責處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己故其起
而即位則能知小人之所依不爲逸豫以奪民時
而困民力故能安順於衆民雖鰥寡不能自存者
皆有以敬而養之惟其無逸如此故大甲之享國
者三十有三年也自時厥後謂繼三宗而立者或
在中宗之後或在高宗之後或在祖甲之後也其
所立之王生則逸豫無度自適一己之樂而不復
恤斯民焉其所以逸豫者則以生於深宮長於富

貴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故惟耽樂之
事則從而爲之惟其逸豫如此則所以伐性殞壽
者多矣故其享國高者十年短者三年而已周公
引商家之君以其賢否爲之鑒戒蓋欲使成王憂
勤於上如商之三宗則其享國之永亦將如之久
者七十五年其下者亦三十三年苟逸豫於上如
商之後王則其享國之促亦將如之其久者不過
十年其下者惟三年而已成王將何擇哉世之人
多以壽夭歸之天命殊不知人之或壽或夭於己
取之而已矣苟其憂勤如三宗而其享國之永至於七十
於四三年逸豫如後王而其享國之促至於

有五年如此則可以歸之命何者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若夫憂勤而壽逸豫而夭乃其所取也豈命也哉古人有言曰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斧耳樂淫聲命曰攻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芬芳命曰薰喉之煙身安輿馹命曰召蹶之機此五者所以養生亦以傷生則肆逸豫者最爲害之大伐性殆壽所由以起也今夫天下之民其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者暴露其膚體勞苦其筋骨歷歲窮年而不得休息雖終其身而不知聲色臭味之爲可好故其壽多至於百年其居於都邑之閒輦轂之下者紛華之可樂嗜慾之可玩以多不得

其天年而死以是觀之則人君之壽豈不本於無逸乎自古人臣之愛君未有不欲其君之壽考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福以壽爲先則世之所謂百福者莫壽若也天保報上之詩也則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而召公之對揚王休也亦曰天子萬年天子萬壽周公之戒成王蓋欲其享國長久與天地相爲無窮其愛成王之心可謂至矣而其所以享國之久長者則在於無逸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所謂愛君以德者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

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周公之戒成王既引商之三宗憂勤不怠而歷年有永欲成王以之爲法又引商之後王逸豫自適而蚤墜厥命欲成王以之爲鑒意謂三宗享國之長非天實延之也在我者有以延之也後王享國之短非天實促之也在我者有以促之也天之於

人吉凶壽夭如影響然豈獨私於三宗而偏疾於後王哉以其有逸不逸之異耳成王將欲享國長久如商三宗則其無逸之心豈可以不如三宗哉此實周公愛君之至然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以文王享國之效而告之蓋前代之君去周之近莫如殷而我周家祖宗之成憲可爲楷模者比之商又爲近焉故先引商家之君而後言我先王也如伊訓之篇先言夏后氏之懋德而其子孫之弗率遂言其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古之大臣陳善閉邪以啓沃於君者率用此道也周公嗟歎而言不獨商王然也我先王亦然我周之大王王季皆

能謙抑而畏懼未嘗懷驕怠之心故大王之所以
能肇基王迹王季之所以能勤勞王家而周之基
業自此興矣文王繼之然亦不敢逸豫以困斯民
焉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將使以一人而
治天下不以天下而奉一人故文王之治其國惟
以斯民之不獲爲慮而不以一己之憂勤爲難恭
儉節用以卑其衣服也蓋爲就其安民之功與其
治田之功而已柔和恭敬之德皆盡美也蓋爲懷
保小民與夫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而已自旦至
于日中及日昃不暇飲食也蓋爲咸和萬民而已
夫欲天下之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澤則無望乎

適一己之便逸豫者可以適一己之便矣而天下
之民必有不得其所者使文王爲鮮衣美服則必
不能就安民治田之功狠虐暴慢則必不能加惠
於窮民惟口腹之是念則必不能咸和萬民何者
天下無兩全之利也是以文王寧屈己以便民不
肯拂民以奉己也然文王之愛民不獨此也又不
敢盤樂于遊田者蓋以庶邦之貢賦惟供所當用
者若以供遊田之費則非其正矣夫天地之生財
有限而庶邦之貢賦有常若以供其私費則必有
不繼者而橫賦暴斂將自此起矣文王之所以不
敢盤于遊田也惟文王之無逸如此故其享有國

祚者五十年受命惟中身者文王九十七而終而享國五十年則受天之命而繼世即位以九十七言之正得其半故於身爲中也唐孔氏曰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於身非中而言中身舉全數而言之也徽懿皆美也徽柔懿恭言柔之與恭皆盡其美非以聲音笑貌而爲之猶言允恭克讓也日中昊謂日中及昊時也左傳曰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是以日有十數平旦而後食時食時而後日中日中而後日昳昳即昊也謂日蹉跌而下也說文曰日在西方時昊也大謂之食時則人飲食蓋以此時今自旦至日中及昊而不暇食其勤

可見矣遑即暇也唐孔氏曰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言艱難是也在易損上益下爲益損下益上爲損損下之益也而乃爲損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故也文王欲即康功田功則卑其衣服欲惠鮮鰥寡則徽柔懿恭欲咸和萬民則不遑暇食身爲人君而其奉養如是之薄經綸如是之勞可謂損上益下矣而其效則至於享國久長益孰有大於此者乎而說者乃有文以憂勤損壽武以逸樂延年之言其戾於經世之言文武之年者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武之年皆所謂期頤之壽也魚麗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是文武皆以憂勤之故而後享其逸樂非文王憂勤而武王逸樂也既非文王憂勤而武王逸樂而文武又皆享期頤之壽安得謂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哉爲此說者蓋以文王世子之言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惟文王自減其三以益武王故有損壽延年之言所以與武王以三齡蓋將以成其克商之志則是文王十八生武王至崩時武王年八十矣即位十一年而伐商既克商二年而崩其集大統也蓋在於所與三齡之內不與之則商不可得而克其所以損或增者非以憂

勤逸樂之故也周公謂文王以無逸享國久長劉儒乃謂文王以憂勤損壽尚字者將孰信哉繼自今嗣王繼自今以往嗣世之主皆當如是也司馬侍講曰不獨成王當以爲戒繼自今以往嗣世之主皆當以爲戒周公用意深遠垂訓後世故并言之是也淫過也觀逸游畋皆所謂逸豫也欲必一一而辨之則如隱公之觀魚莊公之觀社所謂觀也秦二世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唐敬宗日晏坐朝所謂逸也周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所謂游也太康畋于有洛之表所謂畋也夫觀逸遊畋人情所不能免也先王豈惡之哉所惡於觀

逸遊畋者謂其過也過而爲之如前數君之所爲則所費不貲下民有受其弊商之後王所以享國之促者蓋以此也故自今嗣王不可過爲觀逸游畋之樂以萬民之稅賦惟供其所用者其可輕費而妄用哉或曰庶邦或曰萬民亦是史家之體經緯其文不必爲之說也能愛惜萬民之膏血而不以供一己之私欲則其享國亦將如三宗文王矣夫享國之長久在於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以萬民惟正之供而漢武帝恃其富強之資靡所不爲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廣開上林窮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又嘗勒兵十餘萬北巡朔方遂東幸緱氏登中嶽東巡海上封禪泰山復並海北之碣石歷北邊八月之間行萬八千里其費不可勝計於是推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其肆爲逸樂以橫取於民一至於此乃欲禮方士祠神人遊大海望蓬萊以求長生延年之術正所謂卻行而求及前人也不可自假曰惟今日爲此耽樂他日不復爲也夫耽樂者非所以訓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大則有過矣夫自古人君之耽樂也豈以其害治而爲之哉蓋以爲無害也彼自以爲終歲憂勤惟一日之

耽樂有何不可哉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一日二日之間而危亡之幾至於萬數故一日之勤則有一日之效一日之逸則有一日之害自此而積之以一日之逸爲無害則雖一月亦可以一日之逸爲無害則雖一歲亦可以一歲之逸爲無害則雖終身亦可也蓋人君不可以有逸豫之心苟有其心則日復一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浸淫橫流而不可遏矣夫仰天而天或傾俯地而地或怠則其確然潰然者且將與物俱腐矣蓋至誠無息悠久無疆皆不息之積也苟有息焉則一日之耽樂而終身之禍基在是矣何者以其息故也息則不可以久不可以久則善心日消人慾日肆而無復有爲矣昔宇文士及謂唐太宗曰南衙羣臣面折廷諍陛下不得舉手今日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則爲天子亦何聊使其以少有將順爲無害自此而積之則朝夕之間左右之臣將務爲阿諛矣耽樂之源其不可啓也如此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侃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侃之心以一日之逸其害如此人君能以陶侃之心爲心則豈以今日耽樂爲可哉觀酒誥言商紂之酣身至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其禍慘矣而其源蓋自於一日之耽樂故周公戒
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以沈酗于酒而爲德東
坡曰周公戒成王
德成王豈有是哉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前史書
之以爲美談此說甚善蓋進言於上切直而無避
諱者此實大臣愛君之心也唐太宗營洛陽殿張
元素曰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華
清隋人解體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賈誼曰前
車覆後車戒秦世所以亟絶者其轍迹可見也然
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此皆得周公之意夫商
亡而周代之則必以商之惡爲諱而其可鑒者莫
如商秦亡而漢代之則必以秦之惡爲諱而其可
鑒者莫如秦隋亡而唐代之則必以隋之惡爲諱
而可鑒者莫如隋故忠臣之言必以此而獻替上
使其知所警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
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周文王兹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
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
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
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周公既欲成王以商之三宗及我周之先王爲法
以商之後王及紂之酗于酒爲戒戰戰兢兢懷憂
勤戒懼之心以保盈成之業不可以須臾舍雖一
日之耽樂亦不可爲乃可以享國久長以介眉壽
矣周公於此又以謂爲人君者苟能無逸則公公
則明明則讒邪無自而萌怨讀無自而生刑罰無
自而虐此其所以治安苟或逸豫則心術不明心
術不明則讒邪必萌讒邪萌則怨讀必生怨讀生
則刑罰必虐此其所以亂亡並作其源皆自於一

曰之逸此周公所以又反覆而言之也古之人謂
前古盛治之世也前古盛治之世政教脩明海内
乂寧可無事於獻替矣然其臣猶相與訓告保惠
教誨於其君君兼聽於上而下情通則民之利病
罔不周知此民之所以無能相譸張而爲幻也夫
小人之譸張爲幻類出於宴安無事之世方其宴
安無事也自以爲上恬下熙怡怡自如方甘心於
聲色之奉游畋之樂惟恐失之其肯以國事爲意
哉人主既不以國事爲意而讒邪之人又能順適
其所欲彼將自以爲既得是人則可以安枕矣故
其譸張爲幻無所不至也惟古之人猶胥訓告保

惠教誨則姦邪不能乘間投隙而入之此其所以
不能壽張爲幻也譬之人營衛開通血氣周流斯
能無膏肓心腹之疾苟其壅遏否塞必將百疾間
作唐太宗之世惟其屈己以從諫有所不言言無
不聽公卿大夫皆思陳善閉邪以輔成人主之德
是以治道通達而小人不得以揉其志封德彝誘
之以律而不從權萬紀怵之以財利而不納其誰
能壽張爲幻哉以唐太宗觀之則知古之人其所
以抑絶小人使不能壽張爲幻者惟其胥訓告保
惠教誨而已苟其不聽古人之所爲則邪佞非僻
之言易入故人乃有以非道訓之者遂變亂先王

之正法至于小者大者無不紛更也夫先王之正
法民情之所安也今既變亂則民將自此而不寧
此心之所以違怨而口之所以詛祝也夫天下已
安已治謂之守文之世者言前世人創業垂統爲
可繼矣惟在於守之而勿失也然自古守文之世
所以每至於亂者惟其不能守也蓋其始也必有
小人焉以前世之法度爲不足守欲盡取而紛更
之則天下之亂萌於此矣當其治安也紀綱制度
煥然可述君臣無爲固足以爲治矣然其變亂先
王之正刑者皆小人之喜作爲不能安於無事故
奮其私智謂前世人之法度狹鄙廢墜不足以有爲

非更張則不可其意蓋謂不如是則不能以其世而固寵也漢之張湯桑弘羊唐之宇文融李林甫其所以致位公輔恩寵固結而不可解者惟以是故也故周公之言有及於此伊尹之告大甲曰君罔以辭言亂舊政正此意也夫舜大聖人也而益猶戒之以罔失法度況太甲成王乎訓告保惠教誨皆是言人臣以正言而進於君也保安之也惠順之也惠與不惠千阿衡之惠同既曰訓告又曰保惠又曰教誨則人臣之於君其所以將順其美而彌縫其闕之端盡於此矣而唐孔氏謂教誨以義方訓告以善道安順以美政胡博士則曰訓告

以言保惠以德教誨以道林子和則曰訓告以事言之保惠以德言之教誨以道言之其說皆皦皦而不安苟易彼而爲此易此而爲彼皆可也蓋一一而辯之非周公本意所存不辯可也胥者言臣之相與以是而啓迪於上也與官師相規之相同陳少南曰古人之言言胥訓小人之訓不言胥則知古之人君兼聽亂世之君專聽小人而已此說爲善濤張爾雅曰訛也幻相詐惑也列子曰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漢張騫傳曰大宛諸國以大鳥卵及聲蚖眩人獻於漢顏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

之術皆是也讒邪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惑亂
人主之視聽謂之爲幻可謂得小人之情狀矣違
怨者司馬侍講曰外雖迫於威刑不敢不從獨其
心相違而怨憾也詛祝者唐孔氏曰告神明令加
殃咎也傳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脯者莫不
謗令尹則是祝詛者因祭而爲之也否者言民之
不違怨則詛祝不祝詛則違怨也周公又嗟歎而
言曰自大戊及武丁及大甲及文王此四人皆迪
於哲四人之所以迪哲者以其無逸故也無逸則
公公則明也上之所言者大王王季而後及文王
此特舉文王而舍大王王季故王氏曰四人皆子

子非若諸侯以戰戰兢兢爲孝者楊龜山破之謂
畏天者保其國而已謂中宗爲畏天是亦諸侯之
事其說自相抵牾矣文王大勲未集雖曰受命之
君未嘗爲天子也蓋四人者皆享國克壽故特言
之非謂其爲天子也此說是矣夫無逸之所言者
蓋皆以其戰戰兢兢而取之如王氏之言則是逸
豫自肆者乃周公之所取也范内翰曰祖甲初立
不明能聽伊尹之訓克終其德聖人重其改過列
於三宗與文王同爲明哲之君由是觀之改過聽
諫人君之大德也此說甚善自祖甲之不明而言
之則將與桀紂同科今遂與文王同列則人君不

可以其有過而自棄惟患其不能改也惟四人之迪哲則不爲浮言所惑故人雖告之曰小人或怨恨於汝毀詈於汝則必自反於已思所以致其怨我詈我之由故大自敬其德也夫當四人之治天下以其無逸之故民將誦而歌舞之豈復有怨詈者哉然小人之欲得志於朝者必設爲此言以嘗試其君君苟不察而輕信之則心術將自此不正而可以利動矣惟其自反於已以敬德則浮言無自而入也民之有過則曰我之過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民之所以不能漸仁摩義而至於有過者皆我有以致之豈以

爲斯民之罪哉人君信能如是則不啻不敢合怒也必和悅其顏色而受之則其聞怨詈之言已誠有以致之其必敬修厥德而不敢怠苟無有也豈以怨詈者爲無根之言而窮治之哉亦三省其身而後已且人之告我以是固欲其忿怒肆行而後已得以逞其志今惟敬德而已彼何自而入哉苟其不聽四人之所爲而昏暗不明則人將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必信之如是者以其不能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綽其心敬信其言以爲誠然至於無罪無辜者必將惟其殺罰矣無罪而罰之無辜而殺之是亂也則天下之怨同而聚於吾

身矣如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有誹謗妖言之律是不念爲君之道以寬綽其心故其刑罰不當此怨之所積而厲王流于彘秦二世而亡也蓋明王之治天下固無致怨詈之道然聞怨詈之言而益敬德則怨詈何自而興暗主之治天下怨汝詈汝乃其所戒也今聞怨詈之言而又嚴刑峻法欲以遏絶之則怨當益深而詈當益衆矣嗣王不可以不監也成王長於深居之中以幼沖之年而即天子之位周公懼其有驕心也今始聽政而天下太平周公懼其有怠心也驕怠之心一萌則觀逸遊田無所不爲讒邪之所自入怨讟之所自興刑罰

之所自繁而壽考何自而致乎故周公作此篇以戒之前後反覆惟欲其無逸而已惟其無逸則將專心於學問留意於政事其他可以伐性損壽者有不暇爲此所以壽也漢霍光之輔昭帝方其幼沖之年所習之邪正則壽夭由此而分光欲上官皇后擅寵有子雖宮人使令皆爲窮綺多其帶後宮莫有進者夫少主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此豈輔少主之道哉昭帝之所以享年不永者蓋光之所以輔之者非其道也以昭帝之聰慧使光知以無逸之意爲之啓沃是亦成王之徒也然則光之愛君乃婦人女子之愛君異乎周公也周公之於

成王前有七月之詩後有無逸之書體雖異而意則同七月之詩欲其知創業之難而不敢忽無逸之書則欲其知守文之不易而不敢怠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房元齡以創業爲難魏證以守成爲難元齡之心七月之詩也魏證之心無逸之書也皆有周公愛君之遺意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